

# 流芳 遗臭 驴

LI AO QIANQIUPINGLUN CONGSHU

# 迷路 迷路 迷

台湾/李敖/著



苍蝇老婆多

## (京) 新登字191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芳遗臭驴 迷路迷路迷 / 李敖著. -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3

(李敖千秋评论丛书)

ISBN 7-5057-1282-9

I. 流… II. 李… III. 杂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 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6) 第01690号

书名	流芳遗臭驴 迷路迷路迷
作者	(台) 李敖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排版	北京市印务咨询服务公司
印刷	北京丰华印刷厂
规格	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875印张 163,800字
版次	1996年6月第1版
印次	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	1—10200册
书号	ISBN 7-5057-1282-9 / C·93
定价	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	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95-456

# 目 录

## 流芳·遗臭·驴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国民党怎样指使黑社会暗杀别人? ..... | (3)  |
| 是李敖就没完的! .....        | (15) |
| 寄会云 .....             | (19) |
| “通身是手眼” .....         | (27) |
| 苍蝇的老婆最多 .....         | (31) |
| 瞎子可以摸出象来 .....        | (33) |
| 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 .....       | (39) |
| 也也也也也 .....           | (67)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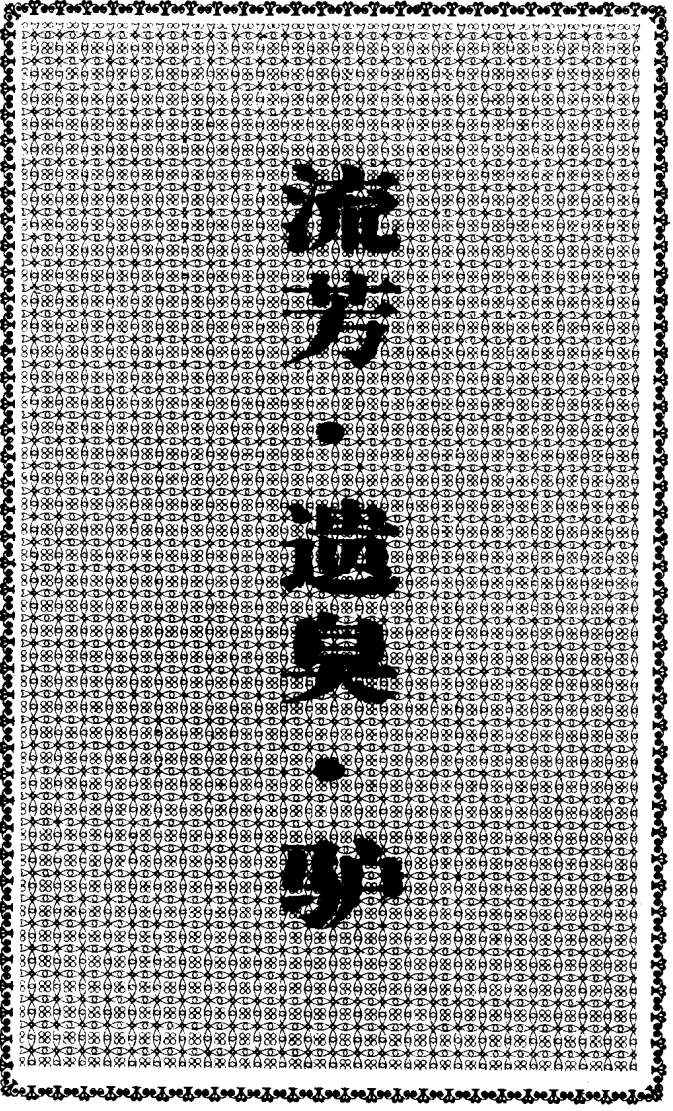
## 迷路·迷路·迷

“唯有恋得短暂，才能爱得永恒”·····	(73)
说真幻·····	(77)
预官记趣·····	(81)
我最难忘的一个老兵·····	(91)
和胡茵梦有关的笑话·····	(101)
被禁忆趣·····	(105)
浮生一粲·····	(109)
浮生一粲一续·····	(113)
浮生一粲二续·····	(117)
浮生一粲三续·····	(121)
浮生一粲四续·····	(125)
浮生一粲五续·····	(129)
浮生一粲六续·····	(133)
浮生一粲七续·····	(137)
民进党的友情问题·····	(141)
卡撒斯的决绝·····	(143)
蒋纬国切腹丑老爸·····	(145)
从“老贼”到“小贼”·····	(147)
“替罪老羊”和“替罪小羊”·····	(149)
关中有志气·····	(153)
《调查局黑牢 345 天》序·····	(157)

国民党的报应·····	(161)
魏德迈“客观”吗? ·····	(165)
段宏俊的妙语·····	(169)
输的是谁? ·····	(173)
法律问题, 政治解决 ·····	(175)
政府违宪到人民违宪·····	(179)
“只会筑桥, 不会玩桥” ·····	(181)

## 屁眼·屁眼·放

从赵少康发言错误看国民党立委程度·····	(187)
查禁无法, 出个警察 ·····	(191)
《蒋介石研究五集》自序·····	(199)
文人之雄·····	(203)
李语录·····	(205)
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·····	(207)



江  
南  
志  
序



# 国民党怎样指使 黑社会暗杀别人？

——为江南被暗杀而作

国民党喜欢搞暗杀，源远流长。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，国民党总理曾有答王鼎的信。当时王鼎认为：“救亡之策，鼎以为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。”可是孙文却把来信批给秘书说：“代答以暗杀一举，先生向不赞成。则在清朝时代，亦阻同志行此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。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，积极之进行，则恶人自然消灭，不待于暗杀也。”其实话归这么说，国民党雅好此道，一直积习



难改。国民党本来是在夺取政权前养成这一习惯的，后来夺取到政权，老毛病改不过来，还是照杀不误。并且由于自己台面大了，可以命令手下的特务系统要杀谁就杀谁，自然更是得心应手。不过，派特务系统出面去杀，在有些场合，或有未便，因此就假手于黑社会“代司杀者杀”，这种卑鄙行径，例子颇多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指使青帮老大杜月笙暗杀汪寿华事件。

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和它哥俩好的共产党决裂，共产党抢先，由上海总工会出面，组织成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，弄垮军阀，攻下上海。在与军阀的斗争中，国民党军队开抵龙华，却屯兵不进，坐山观虎斗。后来军阀垮了，国民党指使刚由军阀方面投降过来的周凤岐部队（当时已改编成“国民革命军”第二十六军）开进上海市区，组织黑社会，收缴工人武装，实行全面屠杀。这年四月五日，上海各报刊出“中华共进会”筹备处成立的广告，由大流氓们领衔发起，略谓“本会自民二解散后，十五年来，处于军阀压迫之下，恢复不能。兹值党军旗帜之下，已呈请当局，核准恢复在案。现设筹备处于法租界格洛克路紫阳里七号，凡本会旧日同志，幸希从速到该处报名，再有赞成本会宗旨者，经审查后亦得加入，另订日期开成立大会，特此通告。”同时由警察厅长吴忠信发出布告，说“已奉总司令蒋谕，中华共进会准予成立；并于四月三日呈奉军长（周凤岐）批示。据此，除准予备案外，并给予保护，仰即一体遵照。”这就是国民党授权黑社会大开杀戒的张本。七天以后（四月十二日），大屠杀便开始了。

在大屠杀前三天(四月九日),国民党先通过黑社会之手,暗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。暗杀经过,据章君毅《杜月笙传》,首先是由杜月笙请汪寿华吃饭,派万墨林亲自去送帖子。《杜月笙传》说:

十一日晚间七点钟,华格桌路杜公馆气氛严肃紧张,首脑人物都在客厅里,电话铃声忽响,万墨林跑过去接,他一听声音,就晓得是汪寿华打来的。于是他嘴里应声:“啊,汪先生!”同时向杜月笙以目示意,问他要不要接这个电话。

张啸林机警,伸手夺过电话筒,大声地问:

“是寿华兄吗?”

“是是。您一定是——嗯,张先生。”

“我是张啸林,今天晚上老杜请客,你要准时来啊。”

“要来的,要来的,”汪寿华急急地说,又是一阵干笑:“我正是打电话来问问,杜先生怎么这样客气,是不是公馆里有什么喜庆?”

“没有,没有,只不过老杜和我,有点事情要跟你商议,请寿华兄过来么,比较方便一点。一小时以后,就只有你、我、老杜三个人。”

“好好,八点钟,我准时到。”

张啸林接电话的时候,在场的杜月笙、马祥生、芮庆荣、顾嘉棠等人,统统跑了过来,团团的把他围在当中。于是张啸林一等汪寿华那头说话,便把听

简平举在面前，让大家凑拢来听。一直听到对方咔嚓一声，将电话挂断了；人人脸上显露宽慰的笑容，长长吁一口气。

打完这个电话，万墨林方始晓得，今晚将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要在杜公馆发生。共进会弟兄举事在即，“擒贼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马”，共进会决定在这一晚的八九点钟，开刀祭旗，讨个吉利，先送汪寿华的终。此贼一除，将使赤色纠察队和总工会骤失重心，不知何适何从？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打胜仗便多了三五分的把握。但是，要想在湖州会馆解决汪寿华，可能要动用千军万马，赔上无数条性命，而轻飘飘送一份帖子过去，叫他移“头”就教，自投罗网，当然要便捷得多。

那夜，杜公馆里里外外，人影憧憧，埋伏重重，小八股党八位头领是主力。大门之内，由顾嘉棠、芮庆荣、叶焯山、高鑫宝四太金刚负责，再加上老一辈的狠角色，马祥生和谢葆生助阵。大门外头又有一支机动部队，包括两部汽车，一部车上除了司机还坐好两名彪形大汉，停在华格桌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。另一部车则在杜公馆大门口，后座车黑黝黝的，车垫下掖好一只麻袋，一根绳索，铁锹铁铲一应俱全，车子里却连个人影都没见。

七点三刻，顾嘉棠亲自到外面去巡视一周，回到客厅报告杜月笙，一切按照预定计划部署，妥善周密，保险万无一失。如今诸事齐备，只等汪寿华的人

头送来。

.....

蓦地，远远传来汽车马达声响，杜月笙神情紧张，放下了烟枪，他欠身坐起，侧耳倾听。万墨林望望墙上的自鸣钟，八点差两分，果然是汪寿华如约来到。

汪寿华坐来的车子，刚刚在杜公馆门口停下，预先等好在华格桌路李梅路转角的那部小包车，开始徐徐滑动。汪寿华人到门口，门灯一亮，铁扉移开，杜公馆司阍笑容可掬地喊：“汪先生！”汪寿华向来动作快，脚步洒得急，他一面跟司阍打招呼，一面大踏步进入铁门，迅即没于黑暗之中。

铁门在他身后重复关上，徐徐滑行的神秘车辆，恰好驶近汪寿华座车的左边，两部车齐头并进——因为汪寿华的司机又在起步，想驶往前面找一处停车的地方。于是，神秘车辆右侧的两扇门同时打开，跳下来两条彪形大汉。

汪寿华汽车的前座只有司机，后座坐一位保镖，两条大汉身手矫捷，力大无穷，正好一人服侍一个，硬梆梆，冷冰冰的枪口抵住他们太阳穴，然后低声喝令：

“喊一声，动一动，你们就此没命！”

司机踩定煞车，车停了，两条大汉开车门，挤上来，挟持保镖，指挥司机，命令他尽快把车子开走。汪寿华的司机又一次发动马达，这回是驱车疾驶，抛

开了并排停着的那部空车。

汪寿华的车子和司机，自此奋如黄鹤，不知下落。

与车子加速飞驰的同时，汪寿华正穿过杜公馆宽敞辽阔的庭院，一步步迈向灯火辉煌的大厅。他走进中门，大客厅灯火辉煌，粲然在望，汪寿华偶一抬眼，吓得他急忙倒退一步。

客厅檐前，一盏顶灯散放着熠熠强光，恰巧罩在张啸林的头顶上，他穿一袭东洋和服，双手抱胸，昂然直立，豹眼怒睁，薄唇紧抿，脸孔上显得杀气腾腾。在他的身后，一左一右，站定的是黄浦滩上两颗煞星，怒目横眉，跃跃欲试，汪寿华久闻他们的大名，一个是马祥生，一个是谢葆生。

汪寿华看看苗头不对，当下大吃一惊，一个急转身，抽身便往回走。他心摧胆裂，魂飞魄散；因此脚步踉跄，跌跌撞撞的逃回中门。然而中门里外，早已埋伏得有四大金刚，里二外二，静静的在守候。只是方才汪寿华进来赴宴走得匆忙，不及发觉。这会儿汪寿华吃了张大帅的一吓，掉首逃跑，四大金刚就再也不能放他过门。

于是，当汪寿华一脚跨过门槛，匿身在左的叶焯山，便以蛮牛挑虎之势，斜抗右肩膀，用尽全身之力，猛的向汪寿华左胸一撞。这一撞由暗里来，汪寿华冷不提防，但觉痛彻心肺，一阵摇晃，险险乎被撞倒在地，他不由自主，发出一声哀呼：

“哎唷呀！”

然后顾嘉棠应声闪出，一把捉牢汪寿华的胳膊，在前的芮庆荣又猛伸出手，捂住汪寿华的口与鼻。汪寿华嗯嗯啊啊，无法求救，瘦小的身躯，被四大金刚捉小鸡似的拎着。这时杜月笙在前楼听到他那一声“哎唷呀”的惨叫，他额头沁汗，脸色大变，从鸦片烟榻上一跃而起，抢出门外，噔噔噔的跑到扶梯口。万墨林则急起直追，亦步亦趋，紧紧跟在他身后。杜月笙一直跑到楼梯口，高声一喊：

“不要‘做’在我家里噢！”

“晓得了，月笙，”张啸林回过头来宽慰他说：“妈特个×！他们就要把他架出去啦。”

杜月笙右手撑着扶梯栏杆，左手松弛的垂着，万墨林抢过去扶好他，轻轻地喊：

“爷叔，爷叔！”

杜月笙仿佛不曾听见，他一面转身回房，一面喃喃自语：

“不能做在我家里。否则，以后就没有客人敢上门了。”

躺回烟榻，又休息了二三十分钟，杜月笙坐立不安，焦灼烦躁，万墨林不敢问他缘故，只是不时暗暗地望他一眼，不久，楼下有人上来通报，黄老板来了，杜月笙正待欠身离榻，准备迎迓；紧接着，下面报告杨先生、陈先生到，又是王先生汽车停在前门，杜月笙只好振作精神，下楼接待络绎而来的客人。

那一部黑暗飞车，由高鑫宝把定方向盘，连车灯都不开，出华格桌路，绝尘疾驶。车中的四大金刚，任务早经分配，高鑫宝担任驾驶，顾嘉棠坐在前座，负责眺望把风。后座里，芮庆荣和叶焯山四条铁臂，把浑身动弹不得的汪寿华，紧紧箍住，尤其芮庆荣那只蒲扇大的右手，五指揷开，仿佛五根钢条，他始终紧握汪寿华的口鼻，使汪寿华既透不过气，又喊不出声。他只有竭力扭动全身的肌肉，在作无效的挣扎。

前座的顾嘉棠暗中取景，视线落得很远，当中分法华两界的枫林桥遥遥在望，他头也不回，低声提醒后座的人：

“快到枫林桥啦！”

芮庆荣望一眼掌握中的汪寿华，恨意陡生，他从鼻孔里迸出声音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姓汪的，你造的孽也够了。北火车站前面，被你送到枉死城里的人，血迹未干！今朝是上海人跟你讨还这笔血债！你好生记住，枫林桥是你归阴的地方！”

说时，他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运足全身气力，集中在他的右手五指，那五根钢条自汪寿华的口鼻移向咽喉。动作快得不容汪寿华发一声喊，车中各人只听见他喉间咯咯有声，叶焯山和汪寿华的身子，贴得很紧，事后他说，他能觉察汪寿华垂死刹那浑身的痉挛和肌肉的颤栗。然后，突的他身体一挫，极力向前抓爬的那只左手，松散的坠落下来，恰好落

在叶焯山的膝盖，叶焯山一阵恶心，把那只死手拎起来甩开——死手软绵绵的，仿佛有些儿微温。

芮庆荣从牙缝里嘘一口长气，松开右手，收回去时便去揩脸上的汗，于是，汪寿华重心不稳，先是头一歪，然后身体往下溜，看上去他已断气。

“怎么样？”顾嘉棠在前座急切地问。

“解决了。”芮庆荣大声回答，侧脸关照叶焯山：“推他下去，用脚踏牢。”

两弟兄合力把汪寿华的尸首，从后座沙发推向地面，认真说来，那不是推，而是硬塞。前后座之间的空隙太小，汪寿华像一团烂棉絮被塞下去。由芮庆荣和叶焯山伸脚把他踉住。叶焯山后来追忆地说——“就像踏在一团烂泥，一堆牛粪上面。”

……

有一道稀疏的树林，四周罕见人迹，汽车停在马路边，再往下走二三十步，这是他们预定的汪寿华埋骨之所。高鑫宝把车子停好，打开后座车门，芮庆荣反躬着身子下车，他跟叶焯山一前一后，抬着汪寿华的尸体。

顾嘉棠很快地掀开后座椅垫，取出麻袋与工具，四个人七手八脚，把汪寿华像只龙虾似的，塞进了大麻袋里。于是分执铁铲铁锹，仍由芮叶二人搬运麻袋，一阵小跑，进了树林。

相度了一下地势，顾嘉棠伸手一指说：

“好，就是这里吧。”



芮庆荣和叶焯山听他这么说，四只手同时一松，把麻袋抛下，他们两个也来参加掘坑掩埋的工作；四大金刚各据一方，用最快的速度，在树林里挥土如雨。

时近九点。

汪寿华被暗杀后，虽然国民党出布告严禁罢工，可是上海总工会还是要罢，并在四月十三日宣告实行全上海总同盟罢工。这天中午，总工会召集的群众大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，主席王炎于大呼“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缴我们工人枪械，杀我们工人，我们的委员长汪寿华已被新军阀杀死”之后，即和群众走向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。据说第二十六军为“自卫”计，当场“还击”，遂酿成大血案。

在大血案以后，国民党宣布在沪共产党首要分子汪寿华、罗亦农、陈延年、赵世炎等，都先后被捕正法。显然意在替黑社会遮盖暗杀汪寿华的事。事实上，汪寿华并未被捕正法，而是被黑社会给私刑解决——给“正”了他们的家“法”。

汪寿华死后二十多年，当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后，经过二三十年的投闲置散，许多老国民党黑社会分子，开始对过去的“光荣”越来越怀念了，他们忍不住有“白头宫女谈天宝”的兴致，或是“古董山人说晚明”的心情，而要把当年老子如何如何，口沫横飞的给抖了出来。就这样的，从他们的口述里，通过章君毅的笔下，我们得知了汪寿华被